

没有桥的河

(第二部) 住井末 著



没有桥的河

第二部

〔日〕住井末著

张嘉林 李进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住 井 す 忍
橋 の な い 川
第 二 部

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 1961 年版译出

没 有 桥 的 河
第 二 部

〔日〕住 井 末 著
张嘉林 李进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字数 280,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2,800 册

书号：10188·402 定价：(六)1.20 元

目 次

雷公陀螺	(1)
一个霜冻的早晨	(63)
石榴花	(94)
故乡	(139)
吉野川	(223)
竹马	(257)
海酸浆	(299)
相思草	(350)
引水渠	(393)

雷 公 陀 螺

一

这天早晨，当太阳升起时，大地还冰冻着。这天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对某些人来说，这是“日本纪元”^①二千五百七十四年的旧历元旦。

孝二一起来，就在屋檐下发现一只长脚蜘蛛。

“天气这么冷，你还活着吗！”

当孝二以佩服的心情望着它时，蜘蛛拉着丝一下子往下垂，来到他鼻子前就停住不动了。

孝二用手指头轻轻地碰了它一下。

蜘蛛象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

孝二又碰了它一下。

这一来，蜘蛛好象生了气，飞快地顺着丝回上去了。

孝二恋恋不舍地向檐端仰视了一会，可是再也见不着它了。孝二知道，蜘蛛是为了顽强地活下去，把身子深深地藏到暗处去了。

孝二满意地笑着，好象自己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心情很愉快。

这时，正在孝二身旁的祖母缝子，面对太阳双手合十地拍了两下^②。旭日已离开了台高山脉，悬在半空。初一有这么温暖的朝阳，对过惯了阴历元旦的缝子来说，无论怎么说还是值得庆幸的。孝二对还在做祈祷的祖母说：

“奶奶，我说蜘蛛这种东西，真顽强！”

缝子放下双手，回答说：

“这么冷，蜘蛛还在张网么？”

“不，从檐端垂下来，又爬上去了。”

“喏——，阴历元旦早晨就看见蜘蛛，这是个吉祥之兆啊！”

“这么说，今年会有好事情罗。”

“是啊，我想一定是诚太郎要带好多礼物回家来哩。”

如果真是这样，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不过，如果“好事”仅限于这一点的话，那末对眼看就要小学毕业的孝二来说，未免还有点儿美中不足。孝二勉强微微一笑，遮盖了失望的心情，说：

“奶奶，生驹隧道的倒塌就是去年今天发生的呢，您还记得吗？”

“是吗？有一年了吗？喂！日子过得多快啊。”

① 所谓“日本纪元”，是以“神武天皇”即位那一年（公元前六六〇年）起算的纪年方法。“神武天皇”以及他的“即位”故事，只是日本的神话传说，实际上并无其人。明治政府上台后，为了宣传天皇“万世一系”，巩固皇室的反动统治，所以才利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来制定了这样的“纪元”，并将传说中即位的日子二月十一日定为“纪元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明令取消。

② 这是日本人拜神祈祷的方法。这里是指元旦早晨的祈祷。

缝子这么嘟哝着走进屋里去了。笔子早已在那里将粥锅从吊钩上卸下来放在地板上。三个人的小食桌也在各人的席位前放好，正等着他们俩进来吃早饭。

“想起来，岁月的飞逝，也真是不可思议。”喝完了第一碗粥，缝子开口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这样循环不息地转着，忽而有人死了，忽而有人出生了，忽而花开了，忽而树木枯了。说也奇怪，年纪越大，越是觉得一年四季转得更快了。生驹隧道倒塌的时候，阿兼的弟弟龟三和外甥政吉两人提着灯笼赶到这里来报信的情形，我觉得好象就在眼前一样，可是，今天已经是广吉的一周年忌日了。”

“我刚才在烧粥的时候，”笔子接着缝子的话说，“我也在想着那晚上的事呢。那晚上，真是寒风刺骨，我们在志村伯家里吃了夜点心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忽地往上面一看，悬挂在半空的月亮真是大得惊人。那时，婆妈您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大啊！真不愧是正月二十日的月亮。’”

“对！对！去年的阴历元旦比晚一个月的元旦还要晚了一些哪。”①

孝二喝着粥，不时地看看母亲、看看奶奶，心想她们连那些芝麻般的小事都记得那么清楚。这么看来，她们一定也记得当晚我和贞夫两人吃着夜点心时那种令人诧异的笑声吧。如今，要是自己再一次处在那样的情况下，会不会跟

① 日本人有三种不同的过年日期，即除了太阳历元旦和阴历元旦外，还有一种是由阳历元旦推迟一个月（即二月一日）过年的，称为“晚一个月的元旦”。后两种在农村盛行。

那晚一样觉得奇怪好笑呢。这可就难说了。不过对孝二来说，那晚上令人失笑的事，直到现在还仿佛历历在目。隧道的倒塌，一百五六十人被活埋，亲戚的遇难，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惨重事故，可是当晚，兼子阿姨也好，龟三叔叔也好，政吉哥哥也好，他们无一例外都津津有味地吃着夜点心。孝二对他们那种丝毫也没有因悲痛而减少旺盛的食欲，觉得实在好笑。那有劲地咀嚼着食物的下巴、毫不客气地响着的喉咙，都充分地说明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孝二越看越好笑，终于不禁失声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缝子问道：

“后来情形不知道怎么样，生驹隧道是不是快挖通了？”

“上一次诚太郎来信说，恐怕四月份就要通电车了。隧道大概很快就要挖通了吧。广吉叔要是没有遇难，他还可以乘上电车驶过自己挖的隧道哩……真是，人一死，什么都完了。”

“话是那么说，可人总是会死的。喂，一大清早就谈这些不吉利的话，快别说了。”

恰巧在这时候，外面的门哗啦一声被拉开了，接着听得：

“对不住，一大清早就来打搅你们啦。今天是我家孩子他们爹的一周年忌日，虽然没有准备什么，不过还是请你们在三点钟左右赏光吧。”

兼子以她那清脆的嗓子，一本正经地说了一番邀请的话。

“谢谢！谢谢！你也太周到了。”笔子鞠着躬说，“刚才我们也正谈着去年那桩不幸的事故呢。”

“是啊，那时，你还陪我到生驹去了一趟，实在太感谢了。”

“你何必这样客气呢。”缝子这样说着，把手炉放到兼子面前。她觉得自己刚才还说过，一大清早别再谈这些死人的事，可现在又不能不拉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阿孝，你放学后也要来啊。本家的贞夫也答应要来的。孩子他爹生前最喜欢的是阿贞和你哩。”

“嗯，我一定来的。”孝二答应着。笔子和缝子听到孝二这么说，都吃了一惊，不由得面面相觑。因为她们没想到孝二人大了，也能够当面说应酬的客套话了。

然而，孝二本人却不是在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的。他老早就打定主意，即使没有被邀请，他今天也要约贞夫去给广吉叔叔上坟的。正是因为他有着这个打算，所以刚才才向奶奶提起生驹隧道的事。可是从前些时候起，孝二每次碰见兼子阿姨时，就总想向她打听一番江川老师的病情。因为老师从去年十一月初病倒之后，就一直没有来上课了。

江川老师住在松川村。这个村子位于曾我川边，打小森部落向东南走，约有十二三町^①路程。兼子阿姨大约每隔三天就要到松川村去作一次行商。据她说，江川老师的

^① 町是距离单位，每町约合一〇九米。

府上是她的好主顾之一，每月总有五六次买卖好作。特别是最近，老师家里为了病人，总是向她要最好的牛肉。大约在五六天前，兼子阿姨还对孝二说：

“江川老师的病，养得不错，不久一定会恢复健康，可以去上课了。再说，老师的运道也不坏，尽管他是招女婿，可是人家倒是顶爱惜他哩……而且，太太可漂亮啦！”

可是，阿姨又说她在老师家里一次也没有亲眼看见过老师本人。

孝二把书包挟在腋下，走过兼子背后时，又问道：

“阿姨，最近，你有没有再去过松川村？”

“前天又去了一趟。”兼子回过头来说：“江川老师家里又跟上次一样向我买了牛肉。听说老师还准备“纪元节”^①时上学校去。看来，一定是没有问题了。”

“啊——这么说来老师的身体一定是快复元了。”

听到这个消息，孝二二话不说，便一跃跳出门口。心里一高兴，连“高耸云霄……”这支颂扬“纪元节”的歌儿，也不知不觉地哼起来了。

最近，孝二一班的同学都在传说“江川老师患了肺病”。而且据大垣久雄说，从前患了这种叫作癆病的病人，最后总是难免吐血而死的。他还说小说《不如归》里的女主人公浪子，患的也就是这种不治之症。孝二也曾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拉洋片”。

拉洋片的从“浪子的父亲是片冈中将……”这一句唱

① 参见第2页注①。

起，渐渐发展到“上行、下行列车交错而过，浪子忽地看见对面窗边的一个人，急忙摇摆着雪白手巾，叫了一声‘武雄哥！’……”悲剧最后终于以“如同泣血的杜鹃呵”这一句闭幕。

可是现在据兼子阿姨说，老师或许到“纪元节”就能上班了，这么说老师生肺病，也可能是人家的中伤呢！……

孝二虽然这样想，却不能完全赶走不时打心底里涌上来的不安。

正当这个时候，贞夫突然从路旁跳出来，说了一声：“早！”他是趁大家还没有到齐，独自一人站在向阳处晒太阳的。

孝二“嗯”了一声，又慌忙地补充说：“你早！”

“哎呀，你又在想什么好事情啦？”

贞夫打趣地笑着说。每当他看见孝二发呆或者紧锁着眉头在想什么的时候，总这样跟孝二开玩笑的。当然，贞夫毫无为难他、嘲笑他的意思。贞夫晓得近来孝二在心里想的是什麼。他正在爱上杉本町江哩，他之所以有时会沉思起来，甚至无精打采地发呆，就是这个道理。贞夫看到孝二这样，当然不能不闻不问，但又不好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真是个傻瓜，别想她了吧！”因此，只好用“好事情”这个暧昧的词来耍个花招。而孝二呢，他每当听到贞夫说出“好事”两字，总觉得有一股羞耻感从脚跟直涌到脊梁上来。但是使孝二自己感到奇怪而抑制不住苦笑的是，这一股羞耻感一到脊梁便消失了。而且紧接着，心里倒反而感到有些微

微的自豪感。

可是今天早晨却跟往常不一样，孝二既没有羞耻感也没有一点儿自豪感，这是因为贞夫猜错了。孝二向到齐的同学们作了个出发的手势后，就转到队伍后面对贞夫说：

“刚才我是在想江川老师的事，在为他的病担心呀。”

“所以我不是说你是在想‘好事情’嘛。”

贞夫油嘴滑舌地搪塞了自己猜错的话，狡猾地笑了一下。

孝二有点儿生气地说：

“老师生了病，有什么好事呢。”

“但是，有人说老师已经好得差不多啦，你说这不是好事？”

“这么说，你也从兼子阿姨那里听到了消息，是不是？”

“嗯，昨晚听说了。阿姨到我家里来和爸爸商量安排叔叔一周年忌辰的事情，那时候她对我说：‘你们老师很快就要上班了。’”

“你说阿姨这话是真的？”

“我想是信得过的吧。”

实际上，贞夫也是半信半疑的。他也认为肺病是不治之症，而江川老师的病可以肯定说百分之九十九是肺病。不过据说只要多吃些牛肉之类的滋养品，即使是肺病还是有可能保住一条命的。如果真是这样，江川老师也已吃了不少牛肉之类的滋养品，说不定还真有早日恢复健康的希望。但不管怎么样，作为毕业班的学生，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照

现在这样下去，在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上很可能见不到自己的级任老师来参加了。自从去年春天江川老师担任了级任老师以来，贞夫和孝二都认为自己的成绩将会公正如实地反映到记分册上，因此都感到学习有了劲头而且非常用功。可是就在这个要紧的最后关头里，老师却病倒了。因而他们俩就象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似的，既感到着急，又感到灰心。贞夫已经不知多少次抱怨说：“哎！咱们真不走运。”果然，到了第二学期，孝二的“品行”分数立刻又退到了“乙”。照这样下去，今年要取得第一名的成绩看来是没多大指望了。

“咱们给老师写一张明信片，你看可以吗？”贞夫问道。

过了一会，孝二回答说：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吧。老师要是真的好了，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回信的。”

“哎——怎么没早一点想到写信给老师呢，真是！”

孝二倒不是没想到，他只是顾虑要是给老师去信，会不会给人家说他向老师要求什么不应该的事。因而始终不敢写。

“阿孝，如果你要写信给老师，我也写。说不定大垣他们早已写了好几封信，还到老师家里去过了呢！”

是啊，这很有可能。大垣久雄他们不论上哪家去，根本不必顾虑被人撒盐，所以他们一定哪儿都会去的。事有凑巧，孝二他们的队伍刚一走到校门前就碰见了大垣久雄。他的脖子上围着白布，据说这是因为伤风日久不愈，学校特

别允许他使用围巾的。其实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似乎是由于身体发育已经到了变声期，而不是伤风的关系。同学们注意到这一点后，对他的这种早熟有些反感，同时仿佛也感到有一股压力。正因为这样，这些日子久雄几乎又要被捧为毕业班里的中心人物了。

当孝二和久雄的视线碰到一起时，他看见对方嗤笑了一下。不，这也许是自己的错觉，是由于平时对久雄不能不有所警惕而引起的。孝二这样一想，就往下瞧着走进了校门。这时，杉本町江从队伍中间跑出来，赶过久雄，来到孝二旁边说：

“烟中，您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江川老师死啦。”

孝二这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久雄嗤笑了。

“笑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

这是孝二在悲愤中迸发出来的怒喝声。

“哈、哈、哈、哈、哈。”

久雄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你，你，江川老师死了，你觉得好笑吗？”

“混蛋！老师死了，谁觉得好笑！好笑的是这个家伙呀。”

久雄说着，用手指了指杉本町江。

“阿久，我有什么好笑的呀？”

“哈、哈、哈、哈。当然好笑罗，你什么事都要告诉烟

中嘛。”

“哼，真无聊。昨晚不是也告诉过你了吗！”

“那么说，江川老师在昨天晚上就死了！”孝二在心里想着。今晨，当那只长足蜘蛛从堆房的檐端拉着丝垂下来的时候，还一动也不动地悬挂在半空中，象是要证明一下自己的生命力的似的；奶奶甚至还说这是个吉祥之兆哩，可是那时江川老师早已不在人间了。

悲痛万分的孝二往本体育场的一个角落奔了过去。这个角落接连着葛城川的堤岸，因为长满着从河堤上蔓延过来的矮草，霜都不容易化，小森部落的学生都喜欢上这儿来玩。其实，这个角落是小森部落的孩子们理想的避难所；倒过来说，也就是其他村子的孩子们放逐他们的理想的地方。

孝二一奔到这里，就在矮草上双膝跪下，将身子向前伏倒在河堤的斜面上。

——江川老师死啦！——

然而，孝二并没有与老师永别的感觉，相反，倒是感到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比之老师生前更为接近了。正因为这样，孝二抑制不住，就此呜咽起来。

在江川老师还活着的时候，自己连一张明信片都不便写去，这是何等遥远的距离啊！孝二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

二

“江川老师因病长期休养后，终于在昨天傍晚去世了。听说老师直到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你们六年级的同学。所以，你们大家应该友好，一直用功到毕业那一天。听见了吗？好，现在你们就利用这一节修身课的时间来抄写《教育敕语》^①吧。”

大鸟校长话声刚落，就赶到自己担任的一年级教室里去了。这样，在没有敲下课铃之前，校长是不会再来的了。学生们仿佛得到了解放似的，絮叨不休地相互说起话来。

“据说江川老师的病，还是肺病嘛。”

“不错，是肺病啊。这种病会传染的，坐在前排的人说不定已经感染上了。”

“不，老师不是肺病，是由于感冒恶化而死的。”

“起初是感冒，后来的确是变成肺病啦。”

“不，是那次秋游时，老师淋了大雨才闹起病来的。”

“这么说，还是该怪‘大雨’不好罗！”

哈、哈、哈、哈……教室里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一阵笑。

“大雨”是同学们给大鸟校长起的外号。去年十月底，五六年级的同学到泷田、法隆寺两地郊游时，安排这活动日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大鸟校长本人。当天上午，万里无云，天气十分晴朗，可是到了下午忽然刮起大风，下了一场倾盆

^① 参见第一卷第242页注。

大雨，参加郊游的师生都成了落汤鸡。于是同学们就给校长起了这个外号。

到了第二天，青岛老师和杉野老师还是照常来上班，可是据说江川老师当晚就发起烧来了。

大鸟校长也参加了那次郊游，中途，他说身体不舒服就在如注的大雨中从高田乘了人力车独自一人先回去了。据说，事后，他受到村长和校务委员狠狠的批评，还连声道了歉哩。

孝二却没有把江川老师的去世归咎于校长的过错，因为当天那场大雨是一次不幸的偶然事件，根本不能怪谁。然而，他决忘不了校长那种不关心师生的健康而独自乘人力车扬长而去的情形。那些开玩笑说“大雨不好！”的同学们，在心里一定也是想起了校长那时的行为，不然怎么会开起这种玩笑来呢。

“阿孝，那天老师给你写的一首诗，你还保存着吗？”

贞夫说着望望孝二的脸。自从升到六年级以后，他们俩就一直并肩坐在一张课桌前。

“在。”孝二回答一声，就把手伸进书桌抽斗里去。

“呀——你带在身边吗？”贞夫吃惊地把视线移到他的手边。

“不论什么时候，我总是把它夹在这本簿子里的。”

孝二摸出来的是一本唱歌簿子。恰好今天第五节是唱歌课，所以，他把簿子带来了。

“阿孝，我要把那首诗抄下来，因为现在它成了老师的